



世界戲劇日
國際戲劇協會
美國ITI中心

作者：Luis Alfaro
翻譯：余岱融

嗨，朋友們：

很高興能在加布里利諾／東瓦國的祖傳土地上向你們說話，這裡也被稱做「我們的村落」、「天使之后」，或我們通常叫的，洛杉磯。

在這個特別的場合，我希望當我說劇場能拯救生命時，我不會聽起來像是位瘋狂的樂觀主義者。我這麼確信，是因為它改變了我的人生。

身為一名在洛杉磯下城區、窮困的巴里奧長大的藝術家，我意識到一種在年少時期如影隨形的暴力。一種思考方式，關於我有限的選擇，不斷在主流印象中被加強，扭曲、竄改了我的文化和它的選擇權。

訊息很明確：目標就是活下去。對某些人來說，活下去得加入幫派、養成癮頭，或熟悉監獄系統。對其他人來說，像我，是在公共圖書館的庇護下發現我是——他們口中的——一名藝術家。

也就說，探索和練習表達，是一種學習何謂自由的方法。

從圖書館翻閱的每個劇本中發現這種自由，讓我知道：語言跟那些活在身體裡的感覺，緊緊相連。語言有著隱喻的翅膀，能帶我們到別的地方。

當我閱讀文字，它們帶著正在長大的我到遠方。它們是嚴酷世界裡的慰藉。青少年時期的我寫下文字，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更多故事，帶我踏上真正的旅途。抵達，你，和你的故事。那些故事，我也常覺得是我的故事。細節不同，但感覺一樣。

劇場有一種超凡的力量，跨越所有邊界，讓我們不只在舞台上，也在觀眾席看見彼此。

我那對農場工人背景的父母，不知道如何進入這個世界。我們負擔不起，但他們急切地想讓我擁有。

我蒐集罐頭和瓶子。我在美式足球賽場旁，賣我媽做的三明治。我賺到夠多的錢去買票看戲。

我爸媽載我去看史蒂芬·桑坦《太平洋序曲》音樂劇首次全國巡迴，主演的是傳奇亞裔美籍演員，岩松信。

之後，他們載我去看我第一齣戲，也是首次全國巡迴，恩托札愷·姆蓋的《給那些當彩虹出現，就考慮自殺的有色女孩》。

然後，是路易斯·瓦德茲影響深遠的奇卡諾之作《阻特服》，一段洛杉磯和墨裔美國人的歷史。我的故事。

他們在車裡等我，在洛杉磯郡音樂中心、馬可泰帕劇場的對街。

我爸媽根本不知道我欣賞了什麼，但他們看得出來，有些東西正在我體內蔓延。

我開始了解，這個世界比我所被給予的，要大得多。外頭有另一個世界。它如何運作，我所知有限。但我看得出來，即便它很陌生，也有可能變成我的。

每齣戲，從《摩訶婆羅多》到《拿迦曼答拉》，也都是我的故事。

我蒐集更多瓶子和罐頭，我在鄰巷街坊賣我媽的墨西哥粽。十五歲，我便可以去紐約看百老匯演出。

我跟最要好的朋友在庭院賣二手物，直到收入足以讓我們去一趟倫敦。

最後，劇場付錢給我！去芝加哥做了我第一個製作，去倫敦第一次駐村。去墨西哥城用我的母語演出。去加拿大聽加籍拉丁裔族群講他們的移民故事。

一齣戲，就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邀請函。

我是奇卡諾人，被政治化的墨裔美國人。我渴望告訴更多觀眾我族人的故事。對我來說，這通常是艱困的故事，關於我們生來就要面對、不成比例的窮困和暴力。但也有愛的故事。

我改編過古典希臘劇作，好讓你了解我們也屬於這個世界。我們的人性並不只出現在巴里奧和監獄，儘管主流文化常這樣描繪我們。

我是，一名世界藝術家，我屬於我們故事中共享的人性。我們，我的族人們，從我們終將被埋入的塵土中，建造了文明，和系統，還有儀式，以及意義。

In La Kech, 你是另一個我。我們相信，我們是另一個你，還是我應該說，你是另一個我。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。在充滿各種語言的世界中，我們都用同一種方式來表達感受。

現在是這世界艱難的時刻。暴力、貧窮、飢餓、戰爭，支持這些行動的謊言還火上加油。

身為藝術家的我們，得堅守真相，我們的真相，以及你的。

In La Kech, Tu eres mi otro yo, 你是另一個我。

讓我們透過字詞和感受，在故事裡向彼此傾訴。

這正是劇場最擅長的。我們學習如何成為更好的人類，方法是相聚，去角力，和所有相衝突的、所有歡愉的事物。

集體經驗。這是在劇場裡分享出去，也與你共享的。今天，我們得支持彼此、相互合作。

Gracias, 還有，謝謝你。